

章士釗著

邏輯指要

時代精神社印行

章士釗著

J
244
10

邏輯指要

時代精神社印行

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六月初版

選輯指要

白報紙本 實價國幣壹百叁拾元
土報紙本 實價國幣柒拾元

著者 章士釗

發行人 張九如

發行所 時代精神社

重慶中一路嘉廬九號

排版者 漢口新快報印刷所

江北香國寺上首

印裝者 中心印書局

重慶牛角沱對岸董家溪

校對者 劉宗祥

總經售 中國文化服務社

重慶磁器街



張序

章行嚴先生出所著邏輯指要。徵序於予。且曰。平生著書。不請人序。有之。自今始。竊思輓近三四十。年學術上之人物。屈指可數。而行嚴先生確爲其中之一人。予所以序之者。毋甯以行嚴先生在學術上之地位。與海內識者共商榷之。其可乎。

治近年學術史者。舉國中人物。輒曰章太炎、王靜安、嚴又陵、梁任公、胡適之、章行嚴等六人。章王所治爲國學。嚴之聲名在譯歐洲名著。此三人應俟別論。其能貫穴中西以貢獻於學術界者。推梁章胡三公。然三公之學問經歷與心力所注者各異。故其思想文章因之而亦異。任公在新民叢報國風雜誌時代所論列者。爲政治歷史憲法幣制哲學及各國政治家與思想家之傳記。集歐洲十九世紀前後之現象與學說而盡輸之。其文章暢達恣肆。令人讀而心醉。其魄力雄厚。故所論列之方面。超於他人之治西學者而上之。誠可謂草創時代筭路藍縷以啓山林之人物。任公嘗自稱曰思想界之陳涉。雖自謙之詞。亦確論焉。及其晚年著歷史研究法、文化史、先秦政治思想史、清代學術史等書。則文章由汪洋而返於謹嚴。

議論去其記者筆調而守學者規矩。雖至五四以後。出其國故學之鉅著。示人以所以整理之塗轍者。亦爲任公而非他人焉。至於適之於中西學術之精微。少所窺見。獨於歐洲文藝復興以後之歷史。則心摹而力追之。創議文學改良。提倡科學人生觀。主張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。又憤舊道德之束縛馳驟。乃標爲打倒孔家店之口號。而此四千年之古國。久處古代文詞與先聖遺訓積壓之下。未嘗不因適之說而生蕩滌塵垢之效。任公昔以彗星稱譚復生。則適之所爲。何嘗不可擬之於一陣狂風暴雨。然風雨既過之後。可遵行之塗轍如何。換詞言之。學術上與社會上之新建樹如何。正有待於後人之努力。而非適之所能爲功焉。行嚴先生學說之行於國中也。時代略後於任公而先於適之。其治學之方。不若任公之包攬一切。而以專精一二學科爲己任。任公於戊戌政變之後。一心以推動社會爲念。而行嚴先生先受正式大學訓練。故埋首於現代學科之研究者久。及夫亡命東瀛之日。乃發行甲寅雜誌。正與任公之主辦新民叢報者同。其議論傳誦一時者。有政本論。有聯邦論。立言本諸白芝浩與蒲徠斯諸氏。然亦幾經研精覃思而自成一家之言。晉書向秀傳曰。莊周著內

外數十篇。歷世方士。雖有觀者。莫適論其旨統也。秀爲之隱解。發明奇趣。振起玄風。讀之者。超然心悟。莫不自足一時也。吾以爲行嚴先生之性格。清悟遠識。何殊向秀。其傳播歐洲學說。能發明奇趣。使讀者超然心悟。又何殊向秀。卽其文格言之。豈不直追魏晉。而與時下文章之粗厲鄙俗者。何可同日語哉。

雖然。行嚴先生之專長。不僅政論。而又在邏輯。邏輯之爲學。與一國學術之盛衰相表裏。有之則一切學術以興。無之則一切學術不得發展。昔希臘學術之盛也。有雅理士多德之形式邏輯學。文藝復興之發端也。有倍根氏之內籀邏輯學。自明萬歷以降。西方天算學東來。於是李之藻始譯名理探一書。是爲邏輯入中國之第一書。清末理化學之再興也。侯官嚴氏譯穆勒名學一書。相師創震旦學院。開講邏輯。亦時時道及李氏譯本。然李氏馬氏嚴氏之所爲。僅限於輸入西方邏輯學而已。同時國中學者。審知此學之重要。而深以吾國典籍中無此同類之書爲大恨。於是任公搜索於古籍之中。而得墨子邏輯學說。除孫詒讓輩從文字學以攷證墨子者外。其自邏輯意義以闡明墨子者。在魯勝之後。當推任公。適之亦治

墨子更推而廣之。以邏輯方法貫串於羣經諸子中而成中國哲學史一書。此書雖名哲學史。而實以邏輯學知識論爲範圍。行嚴先生亦酷好墨學。時參合西方邏輯之學以發明墨辯。且與適之上下議論。此又三人治學之共同趨向。依太史公義法。可合之於一傳之中者也。

行嚴先生今茲邏輯指要之作。章節次第雖同於西方邏輯。而所徵引爲中土學者關於邏輯學之言論。一以辨中土無邏輯說之非。二以明中土舊邏輯與西方學說之相合。故此書不僅爲尋常邏輯讀本。而中土舊邏輯史料實具於其中。嗚呼。世界各國中莫不有一二好學深思之士。潛心於邏輯之學。如雅氏倍氏之爲創造人物者無論矣。其繼起者亦能襲前人之成軌而光大之。其在英倫。有如穆勒約翰之邏輯統系。與夫最近羅素之數理邏輯學。試問國中。如行嚴先生之集注心力於此運思之基本學術者能有幾人。則如此書者。豈不應珍重愛惜。而視之與穆勒輩之著作等乎。

抑近歲以來。國中流行所謂辯證邏輯學。思想界之紛然淆亂。無如今日。其極端論者。且謂

有辯證邏輯而形式邏輯便無立足地。非行嚴先生之奮起。將何以明此諸類邏輯之各言其效用。與其效用之限界哉。此則不僅予一人之私願。乃海內所同屬望於行嚴先生者也。
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七月時客蜀中張君勛

高序

承元夙好治邏輯。尤嗜讀墨辯。民國四年。嘗刺取墨經與公孫龍堅白異同之說。荀子正名之論。編次而疏剔之。成二萬餘言。顏曰辨學古遺。刊布於大中華雜誌。其後讀長沙章先生所著甲寅雜誌。見其運用邏輯。衡論政理。法度森嚴。能立能破。乃刻意揣摩。欲以私淑其道。然猶以爲未獲列於門牆爲憾。七年先生講邏輯於北京大學。時承元肄業於北京法政專門學校。兼爲北大旁聽生。聞訊喜出望外。趨往則門戶爲塞。坐無隙地。蓋海內自有講學以來。未有之盛也。翌日。乃易大教室。可容四五百人。擠擁如故。學校執事者乃使人到教室戶外檢聽講證以限之。當時習尙。嘗聞學生有註冊而不受課者。未註冊而爭入教室受課。則未之前聞。有之。自先生講學始。承元得訊較晚。未及註冊。而額滿見擠。至是大窘。計無所出。乃挾所著辨學古遺謁先生。自白治邏輯之專。請特許。先生本其善誘之衷。備加獎掖。立賜短簡。乃得註冊。至是益潛心受課。凡先生所講。筆不輟錄。當是時。學校不頒講章。而受業者復爲教室所限。一時北平學子欲窺其堂奧而無從者尤多。承元間乃撮取旨要。布於校中。

刊物。以慰同學之望。然未能宣揚先生之道於萬一也。二十年來。治邏輯未常輟。民國十三年。負笈歐洲。聞凱爾遜 *Kelsen* 費爾得羅士 *Verdross* 諸先生以邏輯治法律學。適投所好。遂馳赴維也納受業焉。歸國後。浸淫於南方革命文化。乃益研究動的邏輯——辯證法。二十年。講學於成都。始資焉以爲治法律學之階梯。成正負法論。二十五年。在法官訓練所講授「民主義法理學。復援據孫總理神戶女高講演中「反叛霸道文化」之說。以明斯旨。抱持斯學。講習至今。其資料則揚棄凱爾遜費爾得羅士諸先生之學而變化之。其工具則竊取先生之餘緒也。

今歲承元方講學。激江中山大學。奉命來都。于役戎行。適遇先生邏輯指要殺青。行將付梓。先生不以其不肖。屬爲之序。竊以古人著書。其門徒或撮其旨要以利後學。或闡發微言以資衛道。此序之所由作也。承元既受斯業於先生。且窮年累月而揣摩焉。終以此道揚棄歐美資本主義法學大師之所講誦。而嘗試創造被壓迫民族與被壓迫民衆之法律哲學。茲乃躬逢吾師講章刊行之盛。則追憶所聞。傳述所識。以告後學。又豈容辭。惟以軍書旁午。未

暇伏案。細讀篇章。雖大義猶在記誦。然率爾操觚。疏證終恐無當。無已。則請就動的邏輯與靜的邏輯。卽辯證法與形式邏輯之相互關係與其適用界限而論之。此固當代學者之所聚訟者。舉其要而析其疑。或足資讀此書者之一助歟。

晚近學子。侈談辯證法。甚或謂辯證法之行。邏輯歸於無用。其說風靡一時。今先生乃墨守邏輯之藩。舍時之所趨。而就衆之所棄。得毋陷於失時之誚乎。承元應之曰。客之所言。豈特不明邏輯。抑亦不知辯證法矣。夫動者靜之累積。靜者動之分析。動的邏輯。乃就全思想之發展行程而觀其會通。靜的邏輯。乃就全行程中某階段之斷面而假擬其組織。夫科學之發明。固有賴於人類思想正反之相乘。同異之交得。然當思想進行中之某階段。欲釐訂其秩序。則其法式之固定化。實爲不可免之假定。譬如客言「邏輯無用」。苟非假定邏輯法則之存在。則其言直不可解。蓋依辯證法之思想原則言。甲爲甲。同時又當爲非甲。然則客言邏輯無用。自當同時涵有「邏輯非無用」之旨趣。既詆爲無用。同時又默許其非無用者。此其爲說。豈徒不攻自破。抑亦無從索解矣。雖邏輯無用之反面（邏輯非無用）容或

有當於真理。雖「邏輯無用」之一辭。由否言「邏輯有用」之正題而來。「無用」一謂詞。固當視爲否定發展之聯系。同時又爲保存肯定（正題）之物。然當客主「邏輯無用」之際。在吾人一般了解中。決不可不假定客之爲言。實以莊嚴鄭重之態度出之。而對其論敵之所主張。決無剽竊雷同之理。否則爲詭辯。爲滑稽。而非辯證法矣。斯假言者誠思想成立與發展之關鍵。而爲真理之張本。不容或忽。此卽形式邏輯適用之界限。亦其與辯證法相互關係之主要一環也。或謂辯證法可以吸收形式邏輯。旣曰吸收。必非毀滅。其可容吸收之量。卽其在思想法則上適用界限之所在耳。

猶憶在北大受課時。先生嘗以黑格爾之說相示。旋先生復自撰一文。歷述歐洲哲學思潮之流變。刊於東方雜誌。竊以介紹辯證法於海內者當推先生爲第一人。更就先生之論著而觀。亦見其在運用辯證法。「政本」一篇。甲寅名論之一。亦先生政治思想之結晶也。其引物理向心離心二力交相爲用以成秩序。借喻政權當藉反對黨之刺激而維持而進步而免流於腐敗。因以指摘袁世凱之誅鋤異己爲背於政本。而豫言覆袁氏之業者不在

其異已而在其所親暱。其後洪憲帝制果爲陳宦一電所鑒。揆之先生所論。不爽毫髮。先生更言英倫政治之盛爲世界冠。英王治業。繫於苞桑。其機竅所在。端在「王之反對黨」一物。凡右所陳。苟非神於辯證法之用者。曷克舉此。謂先生墨守邏輯之藩者。豈知言哉。然本篇所以斤斤於邏輯之尺度。不稍逾閑者。先生已自言其故矣。曰「治邏輯者。應爲邏輯而言邏輯。事之外於邏輯。或超乎邏輯者。邏輯無所爲之。所謂六合之外。聖人存而不論。」又曰「本編名曰指要。略示邏輯梗概。當進爲第二編。稍資深造。一補本編之失。一衍未竟之緒。」然則由靜的邏輯研究。進而至於動的邏輯研究。其殆爲第二編所有事歟。

至二部間之相互關係。與夫形式邏輯適用之界限。本篇亦嘗揚推道之。先生論赫拉頤利圖流轉之說。則曰「哲學論物。可崇易象。邏輯家論物。趨重物旨。」（見思想律篇）又論萊羅乙德之心解。有曰「須知甲力之所之。一卽爲」(Shall be)「序者註」乙力之不在。誠如萊氏之言。邏輯不能證。然甲力之所之。一應是「(Shall be)序者註」乙力之不在。邏輯就思想而樹爲戒律。心解亦安得而非之哉。」（見同上）此其論邏輯適用之界限。至爲顯明。先

生固未嘗以邏輯代哲理。更未嘗欲以邏輯廢心解。以邏輯武斷思想發展之總行程也。先生又曰、「語云坐井而觀天。曰天小者。非天小也。然既坐於井矣。所得窺者止於此度。是爲實際所限。無可如何之事。以知正之云者。終是假定。未爲絕證。今日所信爲正者。明日容卽見爲不正。今日所疑爲不正者。明日容得嶄嶄語之曰正。」（見立界篇）先生不惜以坐井觀天自況。然則井外之天何在。弦外之音何其雋永有味歟。承元向持以邏輯正思不過假定之說。數年以來。未獲就正於本師。今誦先生之言。不禁恍然而悟。卓乎自信矣。邏輯與辯證法之相互關係。先生所以詔示吾人者殆如此。非歟。苟承元所見不迂原旨。則悠悠之口。可以塞矣。

本篇之刊。殆「欲國人皆得此學塗徑。便不失發意遣言之序」也。然則承元不能無疑焉。本篇以古文體寫之。國人能讀者幾何。承元講學南北十有餘年。見學生之能通古文者。十不一二。苟大學生尙不能讀此書。而冀其能普及於社會。豈非俟河之清哉。雖然。本篇之作。應委員長 蔣公之下問而作也。古人語言。以韻多聲調多。故可以簡言達意。晚近語言。（

如國語）由九聲八聲七聲而減至四聲。（陰平陽平上去）韻亦大減。（如粵語所存之閉口韻入聲韻及前圖韻等國語俱失之）求其達意端賴「複詞」故古文詞簡而意賅。語體文非長篇累牘不能舉其旨要。欲求推行之廣。著作固宜用語體。然 蔣公一日萬端。豈容以詹詹瑣言煩其觀聽。本篇寫作所爲用古文體之苦衷。其在斯歟。非耶。本先生之緒餘。以通俗文體演繹之。使得廣播於國人。此固門人等之職事。惜夫承元於戎馬倥傯之際。未暇執筆以傳所識。然曩時同學肩負後方文化發展之責者。頗不乏人。若中山大學文學院長吳君敬軒。若中央大學校長羅君志希。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主任傅君孟真。若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張君申甫。皆當代哲學巨子。而同問業於先生。公餘之暇。其殆能爲斯篇贊一詞而完成 蔣公「以精神之學教天下」之大業乎。門人高承元謹序民國二十八年七月十七日於重慶

自序

公歷千九百七年。余始治邏輯於蘇格蘭大學。就級之明日。有老儒至。僦舍見訪。接之。赫然斯學教授戴蔚孫博士 Prof. Davidson 也。博士弘識冲懷。銳意獎藉。余得自意外。踴躍奮迅。自是踐履邏輯途徑。步步深入。與會亦相緣而高。今忽忽三十年有奇矣。老而無成。辯慧都減。有媿本師。夫復何言。民國七年。余以此科都講北京大學。時同僚陳君獨秀。胡君適之。陶君孟蘇。輩主學生自爲筆錄。不頒講章。吾亦疏於簪記。邏輯未有專著。共和二十年。余復至瀋陽東北大學講授名理。以墨辯與邏輯雜爲之。仍是止於口授。未遑著錄。因循復因循。以迄於今。今歲二月。吾爲國民參政會事。于役重慶。議長蔣公以精神之學教天下。審國人用智浮泛不切。欲得邏輯以藥之。而求其人於吾友張君勳。君勳不審吾學之無似。爲之遊揚。公遂虛衷自牧。不恥下問。並督爲講錄。俾便覽觀。尋邏輯之名。起于歐洲。而邏輯之理。存乎天壤。其謂歐洲有邏輯中國無邏輯者。謬言也。其謂人不重邏輯之名而卽未解邏輯之理者。尤妄說也。且歐洲邏輯外籀部分。自雅理士多德以至十七世紀。沉滯不進。內籀則雅

理諸賢未或道及。自倍根著新異經。此一部分始漸開發。邏輯以有今日之儀容。若吾之周秦名理。以墨辯言。卽是內外雙舉。從不執一以遺其二。惜後葉廣紹無人。遂爾堙塞。到今。吾曩有志以歐洲邏輯爲經。本邦名理爲緯。密密比排。蔚成一學。爲此科開一生面。然語其才力。差足發凡起例而止。成功非所期也。茲以議長撝謙之衷。同人敏求之志。迫促驚駭。勉爲十駕。不才微志。如右云云。或且見飫於百一。竊本斯旨。自忘無似。於返港之明日。伸紙吮筆。縱其所之。枝幹相連。麓可觀覽。効出望外。抑以自傷。蓋吾書應成於二十年前。顧吾荒怠不爲。必待關河戎馬。率國不事學問之際。倉皇命筆。成此鷄肋。天下事之顛倒蒼亂。甯或逾是。書都二十萬言。取柳子厚稱元冀治鬼谷子文之以指要意。顏曰邏輯指要。以示別於坊間邏輯本子。惟以極短之時間成之。扁略紕繆。當然難免。此凡初步之術業皆然。固不獨本編如是也。補充葺治。舉俟異日。又累年筆記有未散佚者。頗刺取幾許入焉。就中駁正胡君多條。未及刪除。適之畏友。此學問之道。諒不以愚贖見罪。而余之還求教誨。饑渴以之。海內弘偉之士。庶幾無吝金玉。是爲序。

民國二十八年五月十二日 章士釗序於行都